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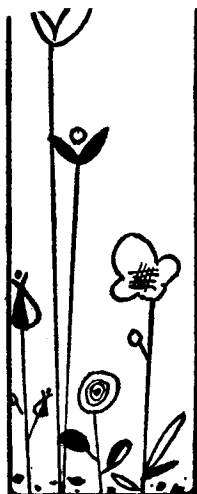
〔苏〕弗·田德里亚科夫 著

温旭鸿 译



24

六十支蜡烛



温旭鸿译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六十支蜡烛

〔苏·弗·田德里亚科夫 著〕

译自苏联《各民族友谊》1980年第9期

六十支蜡烛

[苏]弗·田德里亚科夫 著

温旭鸿 译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: 7.75 字数: 124千字

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,500册

书号: 10088·739 定价: 0.55元



作者像

我们有谁知道自己得罪过多少人……

卡·恰彼克

1

大厅里，灯熄了，器乐师、提琴师、钢琴家组成的号称三个若尔卡的名扬全市的饭店乐队，奏起了迎宾曲。点燃蜡烛的大蛋糕，宛若火热的花束，从灯光明亮的门外移入这黑漆漆的庆祝活动的场所。呈现在人们眼前的，是闪动的金色烛蕊，象在洞穴中的暗红色的光；垂吊着的玻璃饰物时明时暗的光亮，照着渐近暮年的服务员们的苏格拉底^①式的前额……

六十支蜡烛放在生日大蛋糕上。这有多庄严啊！

^①苏格拉底（公元前469—399），是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。

长着苏格拉底式前额的服务员把颤动着的大蛋糕放在我的面前，我又为它那腾腾热气所惊愕，因为这是汇在一处的六十支蜡烛啊！

还是在昨天，一个头戴灰细毛毡帽、身穿深蓝色长襟外套的普通人，在青春大街上走着。这人年老，也受人敬重，可这种敬重还没到这样的程度，即午休时刻，食品杂货售货亭的女售货员不敢当着他的面，把小窗砰的一声关上，并且说道：“你们人这么多，可我只有一人！”昨天，我就只是我们城市数以千计的普通教师中的一个。

今天，在我们市报的第一版上刊登了我的照片——大鼻子、叫人困惑不解的浓眉毛、委顿的胖脸。六十年来，谁也没把我同他人区别开来，而一星期之前，突然发现我不是个普通的教师，而是个最老的教师，我也不是同大家一样的市民，而是个独特的人。

我们的卡拉西诺市很年轻，非常年轻。它多年来经历过暴风雨般的诞生和急剧成长的过程。这里到处可以看到脚手架，难以行走的泥泞路，乱七八糟扔放的建筑用的水泥板、零散铁管子，还有碎砖这样的堆积物。末了，工地连同泥泞，统统移到郊外，一座城市出现了。这城市也许挤不进美丽城市的行列，但是，真的，它有任何城市

所具备的一切：造有阳台乃至敞廊的多层楼房，马路和又宽又直的街道上的商店的橱窗，这些马路、街道都设有交通信号灯，“斑马”般线条的横道线，还有身缠白皮带的交通民警。我们这儿有两座文化宫，近十家影剧院，船坞，以及附有由舒布尼可夫兄弟（俗称三个若尔卡）组成的最现代化爵士乐队的很有气派的“水晶”饭店。

卡拉西诺市出现了，这对于国家的其他城市 and 它自己来说，都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。如今，这座城市就缺少自己的传统和英雄。而且缺少的并不是起重机司机，挖土机手、安装工、泥水匠这样的建设者中的英雄，而是居民和公民中的英雄。

所以我，尼古拉·斯杰潘诺维奇·叶切文，许多普通教师中的一个，就当上了英雄。

我年满六十岁。市人民教育局向有关的机关发了有关的文件：向我表示敬意，授予我勋章和称号。在上头，有个好追问的人看了为我请奖的文件，诧异地说：

“允许我问一问，这上面写着，他出生在卡拉西诺……”

“是的，他是本地人。”

“他六十年全都在这儿？”

“除了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时间，他都住

在这里。”

“但是，这里写着，他连续四十年在学校里工作。是在哪一所学校工作？难道卡拉西诺镇也有过学校吗？”

“是啊，您得知道，那儿确实有过一所全俄罗斯闻名的学校。现在它依然存在，而且也象先前那样闻名。”

这个年轻的卡拉西诺市原来并非是来历不明的，人们可以找到这城市历史的活生生的见证人和参加者。而我就是这座城市的始祖、它的第一个公民。

我的照片出现在市报上。市里著名的领导人、父母官都到“水晶”饭店参加我的生日庆祝活动。三个若尔卡为着我而演奏迎宾曲。

六十支蜡烛汇在一处。一岁一支蜡烛。岁月年华布满在人的一生之中。



庆祝活动结束了，那张有我那浓眉、白嘴鸦鼻子照片的报纸，也被人遗忘了。在这之后，我或许应该以忧郁的神情向人们宣布：“我的生活又走上了旧轨道。”

生活又走上旧轨道，这话是不错的。跟平常一样，我七时起床，从从容容地洗了脸，仔仔细细地刮过胡子。我在患病和发胖的妻子那温顺如家兔般的目光的注视下，若有所思地吃着早饭。这之后，我脱下睡衣，又不慌不忙、仔仔细细地穿戴——在浆得笔挺的小领上打上领带，穿上背心和由于一再擦洗而接缝发白的西装上衣，戴上用了许久但尚未走样的灰帽子，穿上深蓝色又大

又重老式的好外套。

我的住所离学校很远，但我很少乘车。早晨，我喜欢不慌不忙地步行，就这样，好几年里，我在路上遇到了同样一些人……一个胖呼呼的男人，手持粗棍子，蓄着盖·德·莫泊桑^①那样卷曲的胡子，身穿制服短上衣。一个又长又瘦的年轻人，长着火红色胡须和一对叫人信不过的温柔眼睛。一个鼻子扁平的少女，在踮着一条流口涎的身材细而筋肉壮的狗。我还遇到许多我难以说出特征的人，但是我记得他们，而且根据他们脸上的表情，我看出他们也记得我。

当我迈进学校大门、走过有一个行队礼的少先队员塑像的前厅时，存衣室里的时钟是九时差七分。

生日大蛋糕上的六十支蜡烛已经燃尽。一岁一支蜡烛。

不是说我以前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估价。不！我是人们所需要的人，但是我之对人有利益就象一颗在支架上的螺丝钉一样的有益，而这样的螺丝钉是多如牛毛的。

可是，人们现在觉察到了我原来不是一个这样平常的人。我也力图使自己相信这一点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于他人的个性。最好能对每一个人

^①盖·德·莫泊桑（1850—1893），是法国作家。

都时常从旁提醒一下：“你是独一无二的！没有谁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你！”

我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一样，也有对我怀有恶意的人（我不想称他们为敌人——这太过份了！）要是以为他们突然间都成了我的忠实朋友，那是天真的。可是，从前我常常碰撞他们，既伤了自己，也伤了这些人。现在嘛，我却显出一种轻松的、宽宏的态度，不去注意他们。

庆祝活动结束了，推崇我的那张报纸被人们遗忘了。但是节日欢欣之情依然存在。我曾经想，节日欢欣这样一种洁净的感觉将永远温暖着我的心，直到我的生命的终结。

3

一个月多点时间过去了。总共就那么一个月！人们还是继续地向我发来贺信和贺电。在我们国家的四面八方，我过去的学生们已经得知，他们母校的这位老师已六十岁了。

晚上，我的桌上亮着灯。几封信搁在一边，我并不急于去拆它们。我得先吃完那碗职业饭，然后才可津津有味地品尝甜美的东西。

放在我面前的，是十年级学生的一堆作文本。

我在七至十年级教历史。

我喜爱历史……有一度我曾怀着年轻人的热

情关注早已过去的世纪里所发生的事件。我极其憎恨罪大恶极的斯维托波尔克，热烈地景仰斯维托斯拉夫·伊戈列维奇。许多世纪的历史里都有我个人的朋友和敌人。这种孩子气的偏爱的毛病，就连享有盛誉的史学家们也是常有的。

如今，我对罪大恶极的斯维托波尔克，早就没有个人的态度。他是好或是坏，这是个很真实的问题。他不过是那个时代、那种遥远的生活、那个我和你生长出来的土壤的一部分。如果伊凡·卡里塔^①是个高尚的人，那么他未必能够在鞑靼人的奴役下建立起强大的莫斯科大公国。无原则的谄媚和不择手段的机灵是卡里塔手中的武器。要是没有他，谁知道鞑靼人的统治会存在多久、现在的俄罗斯又会是什么样的？

我喜爱真实的历史！无论我、我的国家、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，我已知道——比这更厉害的事情过去也发生过，所以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。我喜爱历史，我也要使我的学生们不是孩子气地而是很严肃地去热爱历史。

学生们每星期要写一篇作文交给我。题目可

^①伊凡·卡里塔，即伊凡一世（？—1340），莫斯科大公（1325—1340），弗拉基米尔大公（1328—1340）。因搜刮人民的财富，绰号“钱袋”。

能是很意想不到的。按照教学大纲你正在学习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历史，而我请你写关于伊凡雷帝^②的作文。你应当知道这次革命前许多世纪里发生的一切，连那些仿佛同它没有任何形式联系的事情，也应该知道。

我被人们看作是个无情的教师，但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：我的学生们总是以知识的广博在考试中取胜。

十年级甲班的一叠作文本摆在我的桌上。每篇作文大体上都老老实实在地指出：“伊凡雷帝反对世袭贵族的斗争具有进步的性质……”

这是廖瓦·鲍恰罗夫的作文。说实话，我对他的作文是常常抱有戒心的。

如果其他的学生通常苦于能力差，那么廖瓦的不幸却在于他有过多而又非凡的能力。当教师想方设法使全班学生都能理解的时候，廖瓦就出于没事可做而感到难受。他不再在课堂上听讲，也不做家庭作业。他得了又一个又一个的2分，并无羞怯之感，甚而至于抱着一种很高兴的心情，因为他能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胜利地纠正这些2分，他把这叫做“以先洗净手为赢的跳棋的下法”。他给自己找了一种卑下的消遣——在家阅读专业书

^②伊凡雷帝，即伊凡四世（1530—1584），莫斯科与全俄罗斯大公（1533—1584），残暴多疑，有雷帝之称。

籍，为的是在课上以骤然看来毫无过错的问题使教师当众出丑。有的教师简直恨透鲍恰罗夫，甚至还出现过要考倒这个学生的企图。但是，没什么效果。跟大多数学生不同，廖瓦·鲍恰罗夫象相信会取胜的运动员一样喜欢考试。

去年鲍恰罗夫对学习的极端轻视的态度感染给整个班级。班级的纪律松懈了，成绩下降了，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。廖瓦的父母亲来了。他的母亲是秘书、打字员，父亲是会计。他们俩都胖呼呼的、胆小文静，在布着皱纹的脸庞上显出同样潜在的惊慌不安的表情。他们是属于这样一种人，就是从来也不会以思想大胆而使人惊异，从来不会因为有足够的力量而横行无忌，就连在脑子里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。他们跟我说些普普通通的话：到毕业总共还有一年，如果他进不了大学……我知道他们有话没说完：

“如果儿子成了个倒霉的人，还值得活着吗……”

鲍恰罗夫的作文……这篇作文同其他人的作文没有什么两样，也写“伊凡雷帝反对世袭贵族的斗争具有进步的性质……”这篇作文显得索然无味、平铺直叙、四平八稳。

往下是卓娅·席勃科维茨的本子。这是什么？……少女的笔迹，总共就那么半页纸头。

“他（伊凡雷帝）的那个时代有个传说，说的是他（伊凡雷帝）夺走了一个官员的妻子。后来，他也许得知那个丈夫很不满，就下令把被强奸的妻子吊死在他家的门槛上，这样挂了两个星期。另一个官员的妻子则被吊死在他家的餐桌上空（尼·科斯托马罗夫。《俄罗斯最主要活动家传记中的俄罗斯历史》。第一卷第四一八页）。

这样的人不可能希望人们生活得好。如果他镇压了贵族，那完全是出于凶狠。如果在他那个时代有过某些进步，那也决非是伊凡的功劳。”

作文就这么结束了。

卓娅·席勃科维茨是个戴眼镜的、并不漂亮的姑娘，与鲍恰罗夫不同，她聚精会神、勤奋努力、孤僻好静，而……才能中等。

要是鲍恰罗夫写出这样的东西倒也罢了，但是卓娅呢！……诚然，表面正经心里坏：“如果在他那个时代有过某些进步，那也决非是伊凡的功劳”。

这是从科斯托马罗夫引文中找出来的盾牌。

有一类史学家，他们抱怨伊凡·卡里塔没有突出的前额、为人不高尚，他们忘掉了这样的事实：历史的向前发展决不是凭借有突出前额者的努力。科斯托马罗夫就是这类史学家中的一个。

教师经常要进行自我斗争，现在，这种斗争的时刻已经来临了。

我放下卓娅的本子……

总之，卓娅是按照科斯托马罗夫的方式在思考问题，那是守旧派的观点。

如果你“不按照我的方式”思考，这是你的权利。但是如果你用守旧派的观点，不符合时代的精神，不按照我们的方式……

可以说，这也没什么害处。你要原谅和赞许独立自主的精神。但是，下一回卓娅又会挖掘出某人的发了霉的结论，接受“并非我们的”见解的作风会成为一种准则。卓娅会开始和他人不同地观察、思考和行动。也就是说，她会变成对抗社会的人，过着反潮流的生活。

教师不管对谁都很善良，这是很感人的。教师的善良和性情随和是形同犯罪，这大体上也不是什么秘密。

应该给卓娅的作文打上2分，应该在明天的课上训斥她，让她感到自己很不行——使她往后不重犯这毛病——让她生气。可别太随和！

但是……而且不只一个但是，而是有好几个。

但是，你会不会因此而扼杀了卓娅对历史的喜爱呢？……从这篇短小的作文可以着出，她读